劉子新論

潛溪華箋

言子詁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弁言

崔敦禮撰

本館據亟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芻言序

宋崔子敦禮芻言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蓋皆平生閱歷世務。確有心得之言。與李邦獻省心雜言。皆學人座右之銘所必需。子書中之儒家也。世鮮刊本。因校行之。其曰芻言者。先生自序云。言語簡樸。不知緣飾。其芻蕘之謂乎。故以名書。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芻言卷上

宋　崔敦禮撰　綿州李調元校定

敦禮居山間。有書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凡三百有五篇。言語簡樸。不知緣飾其芻蕘之愚乎。乃命曰芻言。

三皇之治。使民心樸。故結繩之政可行也。五帝之治。使民心一。故垂裳之化可成也。三王之治。使民心親。故年世之長可期也。三皇者。粹乎道者也。五帝者。粹乎德者也。三王者。粹乎仁義者也。駸干霸雜于漢。虛誕于晉。浮靡于隋。其使民可知矣。

得民之勞者昌。得民之憂者康。得民之死者強。不有逸之。孰爲勞之。不有樂之。孰爲憂之。不有生之。孰爲死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暵之雲煙火。涔渚之雲水波。出于此者。形於彼也。至於政之應亦然。善政之俗魚鳶。暴政之俗湯火。寬政之俗舒長。急政之俗短促。貪政之俗焦熬。惠政之俗繁惑。（案惑字有訛。疑當作盛。）公政之俗清明。偏政之俗闇曲。自然之象也。君子觀其俗。則其政可知矣。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庭戶照滿室。受光於天下照四方無遺物。君子聽言。亦明之所入與。邇聽者。隙中之細者也。偏聽者。一牖之窺者也。正聽者。戶庭之嚮者也。建善旌立箴。百工諫。庶人謗議。天下之照也。所受小。則所照者狹。所受大。則所照者博。不得不擇矣。

天地不可課其生也。日月不可課其明也。雨露不可課其潤也。鬼神不可課其靈也。聖人之道。不可課其

功也。如日書焉。月攷焉。聖人必不得於最矣。

野之甿。有設祠以爲敬者。其像猛。椎牛擊豕。犬鷄魚菽之薦日至焉。吏以竭甿力而奉無名之土木可廢也。殊不知鬼猛其形。享吾民之酒牲。吏猛其氣。食吾民之膏髓。酒牲可繼也。膏髓不可復也。逐吏之猛。吾謂急於逐鬼之猛焉。

醫之活人方也。殺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亂天下亦法也。方能治病。不能盡天下之病。遇病而不通於方。殺人矣。法能制變。不能盡天下之變。遇變而不通於法。亂天下矣。是故上醫無傳方。非無良方也。憂用方者也。聖人無定法。非無善法也。憂用法者也。九人履其一跣焉。則跣者恥。九人跣。其一履焉。則履者不能爲俗。赭衣墨服。舜之刑寬矣。而民愈避。斷支體。殘肌膚。秦之法嚴矣。而民愈犯。民非畏寬而易嚴也。法寬則刑者少。刑者少則民爲恥矣。法嚴則犯者多。犯者多則民爲玩矣。舜之民十人而九履者也。秦之民十人而九跣者也。

天下無常治。非無常治也。無常時也。孰爲時。曰在國。其次在士。其次在民。善善而惡惡。進賢而退不肖。賞一出而天下以爲勸。罰一出而天下以爲沮。時在國者矣。周道衰。諸侯之論。屈於游談。漢治廢。公卿之望。輕於布衣。時在士者矣。一夫倒戈。天下化商而爲周。阡陌首難。天下變秦而成漢。時在民者矣。在國立治之本也。在士扶危之道也。在民國非其國矣。危國若實。安國若虛。盛世若不足。衰世若有餘。危國若實。府庫溢也。安國若虛。損在上也。盛世若不足。民儉而重本也。衰世若有餘。俗媮而縱欲也。

節人食者食愈美。戒人飲者飲愈旨。禁民之欲者。錮其欲者也。約民之樂者。重其樂者也。君子不禁其欲。而禁其所以欲。不約其樂。而約其所以樂。上好利則下多盜矣。上好勇則下多殺矣。上好矜則下多鬬矣。上好辯則下多誕矣。上好智術則下多詐矣。本在上不在下。倡在君不在民。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觀民之貧富。善惡有證矣。府庫溢則民貧。爵予輕則民貧。文物盛則民貧。技巧衆則民貧。禮法不立則民貧。無教則民惡。無信則民惡。政暴則民惡。吏姦則民惡。征斂困則民惡。君民之間至密也。不誠則疎至易也。不誠則迂。行者思于途。居者夢於牀。慈母唫於巷。適子懷於荆。誠心守仁。則民親於彼。誠於存義。則民尊於彼。謂民爲疎者。私心間之也。謂民爲迂者。欺心蔽之也。尊卑殊。貴賤異。民至卑賤而不敢爭者也。尊逸而卑勞。貴榮而賤辱。民至勞辱而不敢怒者也。不敢爭則欲之至矣。不敢怒則怨之至矣。怨欲在心。如物之有毒。如蓬之藏火。亂之所蓄與。是故聖人之治。不曰不爭。不使敢欲。不曰不怒。不使可怨。祿不以功。爵不以德。啓民之欲者也。法禁煩。徭賦重。賈民之怨者也。

禾熟則穫。果熟則剝。禾未熟而登場。穡者播之矣。果未熟而登盤。食者吐之矣。是故治之固者。政之熟者也。俗之醇者。化之熟者也。功之成者。慮之熟者也。名之歸者。德之熟者也。政未熟於凝一。急求治者必亂也。化未熟於陶染。急變俗者必駭也。慮未熟於事幾。急圖功者必沮也。德未熟於安行。急知名者必辱也。自私者民公之。自公者民私之。公之者疎。私之者親。疎之者亡。親之者昌。財聚於辛。國幷於秦。私其已者也。湯之禱禹之胼胝。公其心者也。

周之時。其節民有制乎。不蓄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植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無其業而爲其禮則僭。後世反此。不耕者美食。耕者不得甘其喉。不蠶者鮮衣。蠶者不得縫其膚。田廬不知薦陳之品。衾椁之具。而墮游末作。喪祭侈於公侯。吁。何憚而不爲末哉。不放古以制之。生人之衣食。或幾乎絕矣。

禡于郊也。有司以告曰。旱于某。潦于某。蝗于某。厲于某。則出其方之神不以祭。斯唐虞黜陟之意也。四方之吏。有殘暴貪刻。使其民焦熬湯火。旱之烈者也。流亡破蕩。潦之大者也。椎剝肌髓。蝗之毒者也。戶口凋耗。厲之酷者也。宜放禡之法曰旱于某。潦于某。蝗于某。厲于某。則黜其方之吏。不以赦。斯得矣。

善治天下。有爭治。無爭亂。爭治速治也。爭亂速亂也。朝者爭名。市者爭利。貴者爭權。賤者爭力。亂矣。名爭求晦。利爭受薄。位爭處卑。事爭就勞。治矣。人日爭於亂之中。而不知其亂也。聖人必抑之。人日爭於治之中。而不知其治也。聖人必激之。爵予公。名分辨之謂抑。晦斯光。薄斯豐。卑斯尊。勞斯安之謂激。

信在言前者。同言而民信之。誠在令外者。同令而民從之。賞而不誠不勸也。刑而不誠不戒也。政而不誠不正也。教而不誠不化也。

古之愛民也。爲爲我。後之愛民者。爲爲民。古之爲民也。爲己憂。後之爲民者。爲己德。沮邪曰忠。毀忠曰讒。忠則逆耳。讒則遜志。其始判然也。逆耳者疑。訐斯去之矣。遜志者疑。善斯進之矣。進之去之。而禍未見。讒日進焉。則以習于前而不疑也。讒習于進愈不斬。忠習於去愈不懼。久之。遜志者當進。逆耳者當去云耳。

吳之嚭、秦之高、楚之尙、無極、習而不知也、
樂之用神矣乎、無故而使人喜、雖千金容不改、無故而使人怒、雖白刃色不變、動以金石、文以絲竹、無繫於休戚也、約之則民憂、易之則民樂、厲之則民剛、勁之則民肅、吁其神乎、先王有政以正民、刑以齊民、禮以節民可也、無樂以行焉、其或病在骨髓、雖有針灸湯藥、將安用之、上好士木、則山谷井陌矣、上好金珠、則川澤鼎鑊矣、上好珍禽、則原野猛狂矣、上好文繡、則機杼桎梏矣、上取其絲、下致其綸、上取其綸、下致其緯、是故古之君有好猨而林殘、求珠而魚殫、亦趨好之故與、
天因春而生、非作好也、因秋而殺、非作惡也、其生之也無感、其殺之也無憾、明主之治、善者有賞、而國無私焉、天之慶賞也、惡者有誅、而君無與焉、天之誅戮也、賞者不曜德、誅者不挾怨、天之妙萬物也、夫是之謂天政、
媒妁譽人、非不美也、而人莫之德、取庸而強之飯、非不勤也、而人莫之惠、有所利而名仁者、非仁也、有所要而稱義者、非義也、慈父之愛子、不可移於性、非爲報者也、聖王之養民、不可改於心、非求用者也、是故至仁不爲恩、至義不爲功、至仁所施、不知親而親之、至義所加、不知尊而尊之、
非弓矢無以射、非法令無以國、人有憂射之不中者、曰是弓矢之過也、調弓矯矢、而去愈遠矣、憂國之不治者、曰是法令之失也、變法更令、而亂愈甚矣、是故弓矢中之具也、弓矢非所以中也、法令治之具也、法令非所以治也、

思民治不可以不裕民。思裕民不可以不節民。思節民不可以不辨民。思辨民不可以不定民。農定於耕則餘粟。商定於貨則餘財。百工定於藝則餘巧。士大夫定於職則餘力。有以變常而亂者矣。未有守常而不治者也。有而亂分而危者矣。未有分定而不寧者也。善爲國者榮其榮。辱其辱。不善爲國者榮其辱。辱其榮。五章之服。君子者寵焉。榮其榮也。緇黑之衣。小人者恥焉。辱其辱也。漢誅濫於名節。貫械腰斧質。請罪者相屬。榮其辱矣。唐爵輕於胥皁。青朱金紫。雜沓而無別。辱其榮者矣。

木之華者。養其落者也。齒之盛者。養其衰者也。國之治者。養其亂者也。培根而去蠹。木之壽矣。清心而寡欲。人之壽矣。循道而救弊。國之壽矣。

爲其所好。輟其所惡。行其所樂。戒其所懼。有心所同然也。堯舜者。樂於仁者也。桀紂者。樂於暴者也。堯舜惡於仁。不爲仁矣。桀紂惡於暴。不爲暴矣。是故治國者。樂其所以存。亂國者。樂其所以亡。

避堯而洗耳。非舜而投淵。士之亢節也。聖人不以責人行。推處妖祥。達視千里。人之極智也。聖人不以責人術。山淵平。天地並。世之強辯也。聖人不以責人言。連機運開。陰閉幻錯。工之奇巧也。聖人不以責人藝。亢節者。不可爲民化也。極智者。不可爲民修也。強辯者。不可爲民聽也。奇巧者。不可爲民業也。跂之而易及也。慮之而易知也。言之而易行也。爲之而易能也。夫是之謂善俗。

能者有以位爲事。勇者有以位爲暴。仁者有以位爲患。位爲事。則下無寧矣。位爲暴。則下無全矣。位爲患。則下忘分矣。是故用人之能貴乎靜。用人之勇貴乎緩。用人之仁貴乎尊。倕作弓。夷牟作矢。（案夷牟徐監初學記引世

本作牟夷。然呂覽及許愼說文亦作夷牟。今仍從原本書之。而后羿名於射。奚作作車。相士作乘馬。而造父名於御。爲之者不能用。用之者不必爲也。智者有謀。用之者明。材者有長。用之者能。自智者無明也。自材者無能也。是故藝之至。器用出於人。君之至。材智出於人。

輜輧青紫。所以飾喜也。斧質刀鋸。所以飾怒也。謂賞必喜乎。欲殺之怨。有不斬於封侯。賞非其喜矣。謂罰必怒乎。涕泣之哀。有不貸於誅殛。罰非其怒矣。賞不以喜。賞之當乎喜。罰不以怒。罰之當乎怒。是故聖人在上。以賞罰立喜怒。不敢以喜怒立賞罰。

汙樽杯飲。人苟利之。雖有盛禮。聖人不陳也。蕢桴土鼓。人苟樂之。雖有備樂。聖人不作也。橧巢營窟。人苟安之。雖有棟宇。聖人不爲也。好至治者。招大亂者也。務窮利者。致大害者也。無亂而已。聖人不要其極也。無害而已。聖人不僥其功也。

民之禁十有二。商之禁十有二。賈之禁十有二。工之禁十有二。古也。所以抑浮靡。通貨殖。便用物。厚衣食也。後之禁民者有矣。山澤江海有禁也。鹽鐵酒茗有禁也。布帛絲枲有禁也。關市河梁有禁也。古之禁。禁其害民者矣。後之禁。禁其養民者矣。古之民也足。後之民也困。宜哉。

名實之所在。人主不得而忽矣。德浮於名者。國之寶也。譽稱其實者。國之器也。名多而有餘。事舉而無當者。國之妖也。有國者寶其寶。器其器。鋤其妖。而天下治矣。

客有一昔於驛。一昔一夜也。列子昔昔註。訓爲夜夜。驛吏伏謁聽役。若久所事者。客疑而詰之。吏曰。今之仕者皆驛也。吏何

擇焉。且百里之地者。縣令之驛也。千里之境者。郡守之驛也。連城一道者。部刺史之驛也。席未煖而移。突未黔而歸。有能不及用。有智不及施。仕者何爲哉。驛者何爲哉。

鼫爲鼠迎貓。爲豕迎虎。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來食禾。虎來食人矣。農者咿曰食人可逃也。食禾不可活也。然則食禾者猛於虎乎。鉏耰未乾。喉不得甘。新絲出盎。膚不得縫。未嘗稼穡者。穀滿倉也。未嘗桑蠶者。絲滿囊也。噫。食其禾者不少矣。

芻言卷中

尊義者尊君。親仁者親親。夫人致身於其君。而忠衰於諫諍。尊而不知義者也。竭力於其親。而孝衰於諭道。親親而不知仁者也。義以事君。而義尊乎君。斯尊君之至矣。仁以親親。而仁親乎父。斯親親之至矣。知此理者。爲人臣則死於義。爲人子則死於仁。

儲粟以備飢。儲藥以防癘。仁之至也。欲救飢也。幸歲之荒。欲起死也。幸人之殃。則不仁之甚矣。是故濟危則知仁。排難則知義。國亂則知忠。六親不和則知孝。仁人不欲爲仁。欲爲仁者不仁也。義士不欲爲義。欲爲義者不義也。忠臣不欲爲忠。欲爲忠者不忠也。孝子不欲爲孝。欲爲孝者不孝也。

譽人而無要譽。毀人而無反毀。斯毀譽之當也。譽人而人亦譽之。則是自譽矣。毀人而人亦毀之。則是自毀矣。自譽、仁之賊也。自毀、義之賊也。

甲氏乙氏耕。甲氏連阡陌。不力種。終歲不粒食。乙氏無置錐。盜人之田而耕之。享千鍾。二氏交相笑。未知孰非也。有昧昧而居者曰。仁者有天焉。不仁者有考焉。人何爲哉。有昭昭而行者曰。得者吾巧也。至者吾力也。天何爲哉。是則甲氏之不力種。昧昧之徒與。乙氏之陷爲盜。昭昭之徒與。

鷦巧而危。雖拙而安。（案雖疑作鳩。）巧不足則鷦脫其危矣。拙不足則雖失其安矣。是故智不欲有餘。愚不欲不足。智不足者。厭事者也。守常者也。畏行險者也。愚不足者。無能而強爲有能者也。無用而強爲有用者也。

無知而強爲有知者也。智不足可以免過。愚不足乃至今失寧。

振貧不已。至於盜粟。逐狂不已。至於倮走。讀律不已。至於縞簡。學禮不已。至於蹲踞。是故君子之爲善。貴乎有止也。爲仁止於愛。爲義止於宜。爲禮止於敬。爲智止於知。愛而不止不仁矣。宜而不止不義矣。敬而不止不禮矣。知而不止不智矣。

聖人之道。猶平川坦途乎。由仁而仁。由義而義。惟所行焉。初無風波之虞。荆棘之患也。貪者行險。姦者由徑。惑者多岐。愚者索途。哀哉。

灼龜文。揲蓍策。可以知來。物其必然矣。誠則應。不誠則遺。誠則中。不誠則否。是則龜不自靈。因誠而靈者也。蓍不自神。因誠而神者也。心苟誠焉。目視耳聽。推度考察。無所不驗。是故季札卜以樂。趙孟卜以詩。襄仲歸父卜以言。沈尹戌卜以政。孔成子卜以禮。其應也如響。斯誠卜之道與。

草木之長。不見其有予而日脩。礧磕之砥。不見其所發而日薄。爲善之益。無助長之功。爲不善之損。無傷手之迹。謂其爲無所予而不爲也。謂其爲無所奪而不畏也。哀哉。

敬者。不觀其羣。觀其獨也。懼者。不觀其危。觀其安也。勇者。不觀其躁。觀其靜也。勤者。不觀其始。觀其終也。羣焉而敬者。其文也。危焉而懼者。其勢也。躁焉而勇者。其暴也。始焉而勤者。其銳也。觀者其審諸。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此六者。天下之大順也。善仁者不泄。全其忠也。善慈者不狎。全其孝也。善友者不暱。全其悌也。

君子之道。何如則以常矣。曰去四過。取四本。則可以常矣。何謂四過。勇過於仁謂之暴。言過於行謂之妄。譽過於實謂之妖。材過於德謂之姦。四本曰本仁以見勇。本行以出言。本實以居譽。本德以用材。勇懦非異力也。愚智非異誠也。巧拙非異功也。萬夫之氣。有怯於一士之激。千慮之計。有劣於一慮之得。百藝之能。有粗於一技之習。懦者能奮。與勇者同力也。愚者能慮。與智者同識也。拙者能勉。與功者同功也。

范氏之鍾。有竊而逃者。鏗然有聲。懼人聞之也。自掩其耳。人有行小人之行。而謂人之不見也。道小人之言。而謂人之不聞也。姦者文其辭。詐者匿其迹。貪者退其容。荏者厲其色。以己之昧昧。謂人之惑惑。吁。亦掩耳之徒與。

諫之名有五。假物而諭之謂諷。因其善而導之之謂順。有犯無隱之謂直。正議直陳。抵忌諱不避之謂指。忘軀狥忠。不顧鼎鑊之謂戇。此五者。諫之大要也。類而求之。則亦多術矣。縫闕失者其辭微。辯利害者其辭博。責君之難者其辭高。拂其違者其辭矯。憂國切者其辭危。慮患豫者其辭遠。介人之辭約。質人之辭拙。疎賤之人其辭狂。疾人之佞者其辭警。其言誇者其志卑。其言危者其心安。詭順之言其情險。強而笑者其怒深。然者多明。辯者其傾。聽者其審諸。

福者禍之先也。利者害之始也。恩者怨之媒也。譽者毀之招也。君子不要福。故無禍矣。不求利。固無害矣。不廣恩。故無怨矣。不敢譽。故無毀矣。

巉岏之山草木枯焉有一石之奇奇乎濁黑之溪泥淖汩焉有一勺之清清乎曰奇吾見一石矣未見其山也清吾見一勺矣未見其水也高明秀麗山之全也汪洋澄深水之全也觀人者譬諸觀山及水如不全巉岏濁黑烏乎取

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敬君臣篤父子睦兄弟信朋友善也至易者也駕浮僞飾姦詭造巇險作機巧不善也至難者也難則勞易則佚難則憂易則樂君子者佚樂而爲君子者也小人者憂勞而成小人者也舍易而難舍佚而勞舍樂而憂愚夫哉

或問大愚曰小智大拙曰小巧然則智愚乎曰小智所以愚也巧拙乎曰小巧所以拙也

途之里有限也疲者賒焉壯者邇焉夜之刻有度也愁者脩焉勞者短焉是故一人也毀譽半焉一事也可否並焉一物也美惡萃焉一言也疑信殊焉力不同者不勝其異勢也心不同者不勝其異見也噫是果有異乎哉

好賢者輕譽好仁者輕予好義者輕許輕譽者失實輕予者失恩輕許者失言君子重於譽若重於毀斯得賢矣重於予若重於取斯得仁矣重於許若重於否斯得義矣

牛之寢齕蚊蟲僥之搖耳鼓尾以揮其去有甘口鼠者食其角貫心徹骨而不知非蚊蟲之嗜毒於鼠之牙也以其口甘故雖齧盡而不痛也是故睚眦者不足慮悲歌之怨可憂也撫劍者不足畏含笑之忿可懼也謗訾者不足虞嘲謔之誹可防也

王陽不敢乘險。將以爲孝也。故甘於不忠。不忠之謂姦。周處辭親事君。將以爲忠也。故甘於不孝。不孝之謂逆。楊穆知其弟終敗。與之別族。將以爲知也。故甘於不友。不友之謂賊。羊續閉郡舍不肉其妻。將以爲廉也。故甘於不義。不義之謂忍。姦逆賊忍。惡之大者也。有是四惡而曰吾爲善。吾不信也。

涉川者有風波之虞。行徑者有荊棘之患。遭其患者未起。繼其踵者不已。利於川者玩於川。便其徑者樂於徑也。然則風波者以爲平陸乎。荊棘者以爲坦途乎。有騎於途者。嵌巇屹嶪岌乎其若墜也。終日行之。不見有踶齧之變。康莊乎陸。緩轡而周旋。若足以逸矣。忽焉弛銜墜策。顚覆不莫之救。吁。險途易於危途也哉。

君子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君子施則和而理。不施則靜而敬。施則文而通。不施則約而脩。小人施則矜而倨。不施則怨而險。施則慢而暴。不施則挫而慴。君子者。喻於仁者也。小人者。喻於不仁者也。

或問君子之道。有屈信乎。曰。信也焉得屈。曰。孔孟之窮。荀況之廢。揚雄之貧。王通之居汾。韓愈之投荒。惡乎信。曰。其位則屈。其道則信。請問道。曰。夫子信於六經。軻信於七篇。況信於新書。（案新書乃賈誼所作。此云荀況疑悞。）雄信於法言。太元。通信於中說。愈信於原道論。佛骨表。雖萬世不泯也。其信也熟禦焉。

君子柔順者。同物者也。剛強者立己者也。是人者樂善者也。非人者疾惡者也。言己之美者。自信者也。小人柔順者。諂諛者也。剛強者驕暴者也。是人者比周者也。非人者讒毀者也。言己之美者。夸誕者也。心乎

君子一於君子矣心乎小人一於小人矣是君子小人之明分也

再實之木根必傷拙藏之家必有殃非其利者勿有也非其事者勿就也非其功者勿居也無故而有顯名勿受也有人之利者害就人之事者敗居人之功者危受人之顯名者辱此四者不祥之大者也

守義者以身守身者以義守義而不以身奪其義矣守身而不以義辱其身矣奪其義者道之賊辱其身者世之僇也

古之隱也將以爲止也今之隱也將以爲仕也古之儉也將以爲廉也今之儉也將以爲貪也古之禮也將以爲遜也今之禮也將以爲爭也

樂者其形和怒者其形剛懼者其形柔憂者其形蹙心之所變形所從也是故寵辱重矣正色化爲婉媚勢利勝矣彊項化爲傴僂忌諱嚴矣利口化爲喑呃猜防深矣智慧化爲狂愚心無所不變形無所不化吁心化之漸其得不畏哉

知我而是之者吾是矣知我而非之者吾非矣不知而是之雖美吾媿不知而非之雖惡吾省是故聞譽而說謂之躁聞毀而怒謂之暴

因危而言敬因阨而言分因不知而言默因不好而言廉君子不爲也射者端釣者恭事使之然耳登高者望臨深者窺勢使之然耳

才而無德謂之姦勇而無德謂之暴辯而無德謂之誕智而無德謂之譎才而德者賢也勇而德者義也

辯而德者信也。智而德者哲也。
至恭不勞。至哀不作。至儉不陋。便僂傴。不足以爲恭也。長號流涕。不足以爲哀也。弊衣糲食。不足以爲儉也。山生金。自刻也。木生蠹。自食也。敗於功者。貪功者也。死於利者。窮利者也。罹於法者。深法者也。墮於謀者。好謀者也。是故蓄人者。自蓄而已。賊人者。自賊而已。君子者。功不欲盈。利不欲精。法不欲密。謀不欲傾。以智者之事行。
海之鯽。其出遊也。吐墨以茫其身。自以爲智矣。漁人將設羅。非其墨不得也。是故設機以拒禍者。禍之標的也。任數以防亂者。亂之藪澤也。扃鐍固而盜賊至焉。權量作而鬬爭興焉。革堅而兵刃利焉。城成而衝棧生焉。（案棧疑作梯。）智不可以勝姦也。勇不可以禦暴也。辯不可以釋誹也。險不可以避患也。

芻言卷下

蠹魚之害於書。拂而除之。惟恐不至也。有笑而言曰。書奚惡於蠹哉。夫九師易之蠹也。二戴禮之蠹也。二傳春秋之蠹也。孔氏、劉氏者。書之蠹也。毛、韓、齊、魯者。詩之蠹也。蟲魚之蠹。蠹其書者也。諸子百家之蠹。蠹其道者也。蠹其書者。編簡殘闕。蠹其道者。生人喋血。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聲而笑。歌非可哀也。哭非可樂也。載使之然也。是故喜怒無常心。好惡無定形。載于譽者、至惡有所喜。載於讒者。至善有所怒。載於愛者。至醜有所好。載於忌者。至美有所惡。大人者。虛其中。實其外。含其光。徹其昧。是之謂去載。

聖人之文。其道全。學者之文。其義全。材士之文。其詞全。道全者。人化之。義全者。人信之。詞全者。人悅之。是故修詞而可說者。義之昧也。明義以求信者。道之衰也。聖人者。其猶天地乎。天之道粲爲日月星辰。而四時行焉。地之道陳爲山川邱陵。而百物生焉。聖人之文。道化焉而已矣。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兔絲無根而能生。其能者天。其無者人。其能者性。其無者形。達此理者。肢體可以墮。形骸可以忘。目可不視而見。耳可不聽而聰。口可不言而信。行可不爲而功。

工求其工。學者亦求其工乎。曰。雕鏤剞劂。木之病也。纖織組麗。絲之蠹也。穿鑿破碎。道術之衰也。鉤棘排偶。文章之弊也。工乎工乎。吾見拙者笑之矣。

仁、木也。禮、火也。信、土也。義、金也。智、水也。仁以長人故生禮。禮以定分故生信。信以立志故生義。義以達宜

故生智。此五行相生之性也。仁過則柔。義克之。義過則暴。禮克之。禮過則煩。智克之。智過則詐。信克之。此五行相克之理也。相生以因之。相克以成之。斯變通之道與。

持寶以求市者。不欲人誇之。擇善以求友者。不欲人譽之。薄我貨者。欲與我市者也。訾我行者。欲與我友者也。是故君子因譽而情疎。因諍而友密。諂諛我者。害己之賊也。稱述我者。行路之人也。詆切我者。金石之至交也。見麋鹿者。援弓而射之。幸而中焉。失聲而喜之。逢螻蟻者。迂足而活之。誤而傷焉。失聲而痛之。心非仁於螻蟻。忍於麋鹿也。欲勝則爲忍。欲去則爲仁也。是故欲勝者。父子可使相食。兄弟可使相賊。欲去者。天地可以爲家。萬物可以爲一。

賢者吾敬之。不賢者吾亦敬之。善者吾親之。不善者吾亦親之。有賢不敬。是聾瞽也。有不賢不敬。是狎虎也。有善不親。是廢繩而揉曲也。有不善不親。是舍石而攻玉也。賢者吾敬之以爲法。不賢者吾敬之以爲戒。善者親之以治吾不善。不善者親之以成吾善。此君子之學也。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智者至也。信者信也。仁而不合乎人曰僞。義而不達其宜曰固。禮而不知其體曰忒。智而不止其至曰惑。信而不得其信曰塞。宋襄公行仁而敗。非夫仁而能敗人也。僞也。徐偃王爲義而滅。非夫義而能滅人也。固也。魯哀公治禮而削。非夫禮而能削人也。忒也。蓑洪以智困。非夫智而能困人也。惑也。尾生以信殞。非夫信而能殞人也。塞也。相入者相賊。不相入者相息。膠漆之投。天下莫解焉。而同歸於物。冰炭之反。天下莫合焉。而各全其天。是故情壞於所溺。心壞於所雜。君子之性。惡其有入

也。忿者仁之賊也。欲者義之螣也。逸者智之毒也。懼者勇之仇也。是故多忿害物。多欲害己。多逸害性。多懼害志。

白並於五色。而五色在白之中。甘並於五味。而五味在甘之中。宮並於五聲。而五聲在宮之中。仁並於五帝。而五帝在仁之中。是故五色之變。不勝其觀也。白立而五色形矣。五味之調。不勝其嘗也。甘立而五味俱矣。五聲之和。不勝其聽也。宮立而五聲成矣。五帝之道。不勝其用也。仁立而五常具矣。

無失無得。是謂天則。不始不已。是謂天理。無醜無好。是謂天道。不亟不稽。是謂天時。暗其天道。滅其天理。悖其天時。以違天則。是之謂凶德。聖人遵天之道。由天之理。與天爲期。以循天則。是之謂天德。

至強非甲兵也。至貴非軒冕也。至富非金玉也。至壽非千歲也。克己自勝。強之至矣。清心養性。貴之至矣。安分止足。富之至矣。通晝夜之道。知死生之說。壽之至矣。

里之巫曰。羞酌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羊豕鮮肥。金樽玉巵。祈疾得亟。祈歲得飢。人有難之者。曰。儉以嗇寡。欲而虛一。必吉。侈而豐。欲多而實中。必凶。吁。巫之言其幾於道者乎。

不過勝母。所以立孝也。不入朝歌。所以立儉也。不飲盜泉。所以立廉也。名乖而無損於實。不得不懼。事非而無傷於德。不得不去。糟邱之荒。象箸之習也。炮烙之慘。熱升之積也。殉良之哀。偶人之弊也。是故防有者必立於無。救末者必立於初。

橘柚之朽。或爲蝴蝶。蕭蒼襜黑。其文美也。倚薄風露。其志潔也。篁端蕙隙。其處高也。須臾觸物而膠之。枯

爲塵矣。天地大橘柚也。人物大羽化也。名位大蕙篁也。榮而瘁者。能幾須臾之頃哉。

勘者日却。愈却而懇愈廣。織者日進。愈進而帛愈長。君子者。爲道日損。若勘之却。則道得矣。爲德日益。若織之進。則德積矣。爲道而不能損。是進而勘也。爲德而不能益。是却而織也。

博愛之謂仁。不疑之謂信。無所不知之謂智。此不易之理也。君子行之。則不膠於迹矣。愛之仁也。有所惡亦仁也。信之信也。有所疑亦信也。知之智也。有不知亦智也。目明而不妄視。耳聰而不妄聽。心慧而不妄慮。此精神之舍也。精全而神全。神全則氣全。一夫而能奪三軍。非戈矛之利。精神勝之也。一賢而能折千里。非詐謀之用。精神制之也。是故精誠之至者。石可使之決。泉可使之躍。日可使之却。況於人乎。況于事倫乎。

愚者之道有四。庶人之愚不與焉。有達人之愚。有哲人之愚。有信人之愚。有直人之愚。顏子者。達人之愚者也。高柴者。信人之愚者也。甯武子者。哲人之愚者也。晁錯者。直人之愚者也。

外視者蔽。內視者明。外聽者惑。內聽者聰。明莫明於日也。視之者昏。響莫響於雷也。聽之者聾。外視無至明也。外聽無至聰也。大人者。還觀於無。反聽於虛。若水之清。明從內生。若谷之虛。響從內興。所以爲視聽之精。

窮里之社。有扣盆拊瓿和而歌者。自以爲樂矣。一日使之擊建鼓。撞巨鍾。如仍然如盆瓿之足羞也。穿鑿以爲深。雕琢以爲功。誦數以爲精。謂學之至也。君子視之。叩盆拊瓿之徒耳。是故不聞聖人之道。不知穿

鑿之粗也。不觀聖人之文。不知雕琢之陋也。不得聖人之忘言。不知誦說之亡益也。江之蟹。初穴於沮洳。秋冬之交。則大出。指海而趨焉。漁者緯蕭而留之。越軼而去。不達於江。不至於海。不止也。是故曲學者沮洳也。大道者江海也。厭沮洳而決江海。人之所同也。不塞於異端。不障於邪說。若蟹之勇。能越軼而至於海者。鮮矣。

華子

撰人不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及墨海金壺珠叢別錄皆收有此書子彙最先故據以排印間有譌奪則據墨海校正並錄墨海本所載提要於卷首

原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邱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閬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迺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似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華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速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醊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提要

子華子二卷。舊本題晉人程本撰。按程本之名。見於家語。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本非一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春秋以前。原有子華子書。然漢志已不著錄。則劉向時其書亡矣。此本出自宋南渡後。始刊板于會稽。晁公武以其多因字說。指爲元豐後舉子所作。朱子以其出于越中。指爲王銍、姚寬輩所託。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筆。則據其神氣一篇。指爲黨禁未開之時。不得志者所爲。今觀其書。多采掇黃老之言。而參以術數之說。呂氏春秋貴生篇一條。今在陽城胥渠問篇中。知度篇一條。今在虎會問篇中。審爲篇一條。則故佚不載。以掩剽剟之迹。頗巧于作僞。然商搉治道。大旨皆不詭于聖賢。其論黃帝鑄鼎一條。以爲古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土階一條。謂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砭墨家之偏。其文雖稍涉漫衍。而縱橫博辨。亦往往可喜。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託其名于古人者。觀篇末自序世系。以程出于趙。瞻瞻不忘其宗。屬其子勿有二心以事主。則明寓宋姓。其殆熙寧紹聖之間。宗子之忤時不仕者乎。諸子之書。僞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文彩。辨其爲贋則可。以其贋而廢之則不可。陳振孫謂其文不古。而亦有可觀。當出近世能言之流。實爲公論。晁公武以謬誤淺陋譏之。過矣。

子華子卷上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輪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眞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完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元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元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元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之氣爲火火勝故季冬之日燥陰之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同燸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合之曰

和。中和元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臟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瀜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護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粱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鬚。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

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譌。則知者正之。譌甚而叛亂。則知者止之失。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沈。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禍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鬚。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尙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仁。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巍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敢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

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以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之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鄭子以達於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鄭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羅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鄭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鄭子而達于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鄭。遭孔子於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斂。萬物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蚤息以相薄也。龐洪蘧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宇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譎僞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眞。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慕也。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王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新繴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遑勤而貺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

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蕾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焉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愼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反自郊。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濟。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臣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爲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賜賓客。而交際之紀。盧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敝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也。君有四圉。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菱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吾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韅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韅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

其臣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眞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辭使者於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扃於所甘士扃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邱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眞溝壑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裁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愼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衞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餬其口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己而卒於喪己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洗今世之惛恆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

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洎兮如太羹之未調。諰諰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爲而不鬬。鬬且不止。小則囂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于殆矣。北宮子曰。噫嘻。顧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是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者。學者相與熏沐其中扃。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敬。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仲子欲托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華督父幷忽于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於其

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恭。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衞。主於叔車氏。叔車氏寵於衞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爲是遠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衞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無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之不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

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問齊之蕪也固宜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賊寇之寇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寇毀則則爲賊夫穿垣竇發鍋鑰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流而下控諸鄢荊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侯天下賴其仁兵矜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勳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宏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之山

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于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于市。用強其師。以伉惠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邱鴆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剉。其事主也。齋戒祓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閟。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邱鴆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邱。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於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析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頹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繄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邱鴆恐。裹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

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目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故記之以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戇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圉。日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脣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慆心也。造爲謌謠。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宁以聽。愬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戇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導。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

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奠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桓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屏顏巖峭之區。抉剔之。掎撫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鼉虺蜴之變。雷霆崩騫

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訾訾。巧詆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己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懼厭。歷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册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於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悟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暝有所志。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

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爲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闇闇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蜮。日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灑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己也。門如鬧市。惟利是視。憸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籠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元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於晉國。無他故也。特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忮於中而以之遞天地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虛愒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爲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掩人之聰明。自以爲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爲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柰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於天下。於今未忘也。宗周之主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

士也。結綬纚纓。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于四方也。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量。然且龜卜筮蓍以爲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度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斂其怨。私受其福矣。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敍。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因其眞。法之原也。法也者。治世之粗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下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灑焉若將以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隧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事之自好者。削跡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餬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迹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婾婀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隧游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也。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

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愿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焉惟其君之聽鑿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繒幣以承其懽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茀而不除野荒而莽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譖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婞婀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廄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巵酒而臠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聲效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尙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尙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滀齊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埶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黼幅邃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鳥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元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簫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攬四海之賦受九畎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

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贏不能盡其所以爲温也必隨之以肅斂之氣而爲秋元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爲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執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堂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齋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元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惻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愒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成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平故也。恢濶濛澒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而載道。道無所於閡。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胸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嶔嵜。太行雁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喑。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於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庳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庳。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以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革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輕重。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數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爲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

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擣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鼙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洪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淩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爲慈。如心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羣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思。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眞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初同立於元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眞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畀稟受而不加貧酵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元在焉俛而察之元在焉旁行而四達元在焉迎而望之元參乎其前也攫足窘行去而遠之元瞠乎其後也是故元無所不在也人能守元元則守之不能守元元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磽剖而不屈馨而不能仰也其神闊疎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淒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婉婀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帨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綉拱。猱狖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修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帷牆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元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咏其臭而不得也。渾渾乎如有容。泊乎如未始出其宗。茫茫乎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化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

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怛乎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于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固。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幹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眞。深居靜處。不爲物攖。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眞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泏泏。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滿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員曲折。滿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滿於所受。而色易矣。砰訇射。滿於所閱。而響易矣。洄洑澓溶。滿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醎淡芳臭。滿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愼其所以滿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蓍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

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醴泉甘露也咿嗌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肴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

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卻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甽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塞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臟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

後成人。是故五臟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于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蕩。故能久持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惛則伏。魂拘則沈。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澀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元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燠之。土以潟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烝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

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于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汩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爲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鈎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蹎蹎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褰旒者矣機栝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牾百疾俱作四方疾癘道有繦負盲禿狂傴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

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痈。夏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者。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敝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閒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鄂。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于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于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愼厥與也。則于吾無閒然者矣。

子車氏之豭。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于己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于己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于異同。而意怵于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豭。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

而當吾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于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于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憂于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颱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于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桮。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鷄喑于塒。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于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于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鼯吟而鼬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于濯溉。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卻顧于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蘧蒢草之芬。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于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憶。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于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于此乎。子華子曰。爾

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于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遠世。其次遠地。其次遠人。而之所志。其遠地矣乎。曩者吾有錯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苓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逖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壤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噫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覩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輔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幷於溫。先大夫宣主之棄世也。背違其羣。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眞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憑。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於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寵穹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涴我之所修。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

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按子華子書。首載劉向校定序。而藝文志乃無此目。隋唐及宋志悉無。吳兢李淑二家書目亦不載。必後世文士依托也。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于模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原其所自。祇因家語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意必當時賢者。遂造爲此書以傅合之。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二人皆居越。多作贋書。然又恐非所及。據此。則書之假託審矣。然其文辭論議。時有可觀。固詞林之所必錄也。丁丑夏日志。

潛溪邃言

宋濂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百陵本在先故據以影印

潛溪邃言一卷

金華宋濂景濂

縣大夫問政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它宋子曰勿爲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殆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既稟者亦盜也

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冲遠乎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蜀

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填泰山稽顙帝師大彭亮父穆圖帝嚳師赤松子柏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者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何哉

宋子嘆曰鄭侯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焚天下詩書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鄭侯乃棄之而取戶口阨塞之圖方與咸陽宮殿一火俱盡悲夫鄭侯固無足責入關將士奚翅數萬而無一人及之豈天欲喪斯

文哉千載之下不得見聖人全經果誰之過歟若鄧侯者萬世之罪人也

呂后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空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耶古今人表所次管晏左丘明列之第二游夏及曾點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無別之人耶

作史者不為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失為不知統不書呂氏戚秦牛氏易晉而復以贏司馬言之其失為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荆楚之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風皆以一音叶之何耶是必有其故也

勇之於學者大矣人非勇不立勇也者作聖之階梯也孔子以勇而聖曾子以勇而賢故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人在天地間猶蟻之在磨歟磨之轉西為東回南作北蟻初不知也天地之運也亦然人曷知乎

渾天但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舍周髀勾股不可里差其至精乎曰洛陽天地之中非歟曰非也以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
然若虛淵然若全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冥然若
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
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
廬一或觸焉繽繽乎幸也炎炎乎熱也莽莽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
涵之是猶教猱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

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寢濯濯其機采采其寢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絲絲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壹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存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吳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賢一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粱蔡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絶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劒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徼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脩不暇奚事外欲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嫌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鷙翔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絶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强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强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泠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

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
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
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達容則聚是五懿也去
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卷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芻言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六二〇一上

朱